

今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刷新纪录,市场更均衡、成熟,但观影人次、单银幕产出仍有待提升

# 观众的信任,定义中国电影的未来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没有《战狼2》那样单片突破56亿元的票房“怪兽”,却有30亿元、20亿元体量的热门大片各一,另有三片跻身“10亿元俱乐部”,六片迈过五亿元门槛——如果电影市场也有体型,那么2018年暑期档有着健康意义上的标准身材。

数据显示,截至8月25日,今年暑期档票房达164.31亿元,提前六天打破了2017年同期163.2亿元的票房纪录,并创中国影史暑期档票房新高。加之最后几天的增量,业内预估档期数据将定格在180亿元左右。

“拨开数字表层,我们看到了一个发展更均衡的市场,而均衡无疑是走向成熟和稳定的标志之一。”即将过去的夏天,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关注到了不少亮点,但也反复打量观影人次、单银幕产出等指标的不足。对于中国电影的未来,他态度鲜明:“我们需要在‘银幕增长’‘人口红利’带动市场发展的饱和临界点到来前,以高质量作品激发观众的新需求。一言蔽之,观众对国产片的信任度有多高,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空间就有多大。”

从一家独大到普惠市场,“标准身材”的炼成在乎“三多三少”

“不再一家独大”,所有暑期档盘点里言之必及。一个能惠及更多影片及公司的普惠市场的雏形,受到专家点赞。他们为普惠市场或曰“标准身材”的炼成归纳出了“三多三少”——长线口碑多了,“先声夺人”少了;真创作多了,“人造档期”少了;国产片主动对接观众多了,一味指望“保护”少了。

昨天是《一出好戏》上映第19天,在这个普通工作日,该片获单日票房900万元,总成绩破13亿元。一部称不上“爆款”的作品能拿下第三周票房,细水长流的意义绝不亚于上映五天斩获5.8亿元的好莱坞出品《蚁人2》。今夏,能走出长线口碑的中国电影不在少数。《我不是药神》和《西虹市首富》自不待言,《动物世界》也在上映两周后依然攀上了单日千万元大关。相比之下,迷信预售、仰仗情怀营销、过分强调先声夺人的影片,顶多能“打”两天半,典型案例《爱情公寓》《欧洲攻略》《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

姜文的《邪不压正》,徐克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仅从票房看,两部名导新作难孚期待。但影评人两极化的争议恰能佐证,“屋脊上的姜文”“狄仁杰宇宙里的徐克”都真正行走在作者电影的路上,也许更久的时间会给出更全面公允的评判。值得好评的还有《巨齿鲨》《快把我哥带走》,前者摘掉了中外合拍片“拼贴中国明星”的简单粗暴标签,凭质感赢得超10亿元票房;后者冲破了“暑期适配高概念电影”的成见,以中小成本、无大明星的姿态,在大片堆里涌出汩汩清流。“真创作”开道,“人造档期”退场。市场专家陈昌业注意到,“七夕档”毫无存在感的背后,是

2011年暑期档票房37亿元,银幕数9600块;如今国内的银幕数量已过5.6万块,档期预估在180亿元左右。专家指出,在“银幕增长”“人口红利”带动市场发展的饱和临界点到来前,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迫近——未来,中国电影银幕的饱和数是多少?中国市场所能享受的“人口红利”临界点在哪儿?如果说凭基础建设来拉动市场只能称作“粗放式发展”的话,那么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下一步应该怎样迈?



《一出好戏》是演员跨界做导演的“潮流”里为数不多的合格作品。

《快把我哥带走》打破了大投入、大明星、大制作的“高概念片”才适配暑期档的成见。



《动物世界》让观众和业界看到了中国电影工业化道路的可贵尝试。

《西虹市首富》虽有不少瑕疵,但因为主动对接观众,最终成为了“爆款”。(均电影海报)



“逢节日即档期”的功利式创作暂时消隐。

当然,整个暑期的最大赢家非《我不是药神》莫属。在许多专家学者看来,现实主义、接地气”的电影,永远是国产片的刚需。能与观众的心声、疾苦对话,如此互动空间,远比一顶“国产片保护伞”更持久有效。

在银幕数超过8万块之前,中国电影还得从品质上苦练内功

整个暑期档国产影片的市场份额将在下月初出炉。但据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学会的数据,截至7月底,2018年国产影片的市场份额占到了66%左右。

国产片占大半份额,原因无非此消彼长。那一边是好莱坞多年来徘徊不前,同质

化影片反复轰炸视觉,对中国观众的杀伤力不断减弱;这一厢则是国产片的类型拓展、质量提升、新力量不断涌现。仅以暑期档为例,《摩天营救》《蚁人2》以及8月压线上映的《碟中谍6》无不是好莱坞自我效仿的N代产品,而大银幕上的中国出品则经由现实、工业、喜剧、青春、荒诞寓言、人物纪实等多条道路闯荡江湖。

“66%是个放到世界范围内都值得骄傲的数据。”饶曙光评价,但他随即话锋一转,“中国电影自己绝不能骄傲。”因为不可忽视的是,这些年可观的市场增量很大程度上是在享受“银幕增长”与“人口红利”这两封大红包。用2011年同期数据作对比,七年前的暑期档票房37亿元,彼时的银幕数9600块;如今,国内的银幕数量已过5.6万块,档期预估

在180亿元左右。一道简单数学题可证,票房的长速并未与银幕增速相匹配。

当暑期档在观影人次、单银幕产出等指标上尚缺理想数据,有些问题越来越迫近并且不得不问:未来,中国电影银幕的饱和数是多少?中国市场所能享受的“人口红利”临界点在哪儿?如果说凭基础建设来拉动市场只能称作“粗放式发展”的话,那么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的下一步应该怎样迈?

或许,八万块银幕就是临界点。在那之前,中国电影在品质上“苦练内功”,强化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对此,饶曙光的理想是——“每位观众走出电影院时,对国产片的信任度和美誉度都在提升;国产电影满足观众需求的同时,还能因这一次的满足而激发出新的需求。”

## 七十万人参与,全城热『刷』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上海市民文化节推出主题知识大赛『七十二小时特别活动』

■本报记者 李婷

浩瀚太空迎来的第一位中国访客是谁?职工每周双休日制度自哪一年开始施行?央视版《西游记》是哪一年开始播出的……最近三天,许多人的朋友圈被一场答题活动刷屏。这是上海市民文化节推出的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知识大赛“七十二小时特别活动”,自8月25日9:00起在上海216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16个区的文化馆、图书馆、公共文化空间全面铺开,三天的时间里共吸引近70万人次参与,引发了全城热“刷”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热潮。

线上线下互动,营造浓郁答题氛围

活动以线上答题为主,辅以下线宣传。“1977年冬天,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之门终于重新打开”“深圳1980年获批建立经济特区”“1984年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中国首次派出奥运会代表团,中国人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1985年6月,价格改革全面启动”……50个改革开放重要知识点及其详细介绍以易拉宝、海报、手册或大屏等各种形式出现在公共文化场所,让市民尤其是年轻人了解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感受这四十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次答题为每一个社区都设置了一个专属二维码,让每个居民在答题时更有“归属感”。不少社区线上线下互动,营造出浓郁的答题氛围。比如,嘉定区嘉定镇推出的青年定向竞跑活动,将主题设置为“改革开放跑起来”,只有答题正确才能领到完赛证书。在长宁区华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六楼,百余位小朋友和家长接力绘制了一幅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长卷。“科技腾飞创奇迹,百业昌盛富国家。改革开放春风起,万丈高楼平地升。”活动中,一位小朋友有感而发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多维度分享,见证祖国四十年发展变化

“打播不是最终目的!重要的是通过一场知识大赛,唤起老一輩的集体记忆,让年轻人铭记历史!”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如是说。本次活动设置的题目,大多与生活息息相关,比如: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是从哪年除夕开始的?中国第一部室内情景剧是哪一部……“我抽的其中两道题目是关于国产大飞机和神五发射的,真是越做越有自豪感!”家住普陀区的市民黎先生说道。题目中,还有相当大比例的“上海订制版”。比如,“1979年9月21日,新中国第一部大型综合性辞典——三卷本《辞海》由上海哪家出版社出版?”“上海市第一座跨越黄浦江的大桥是?”趣味竞争的答题机制,激发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不少人还将活动分享到自己的同学群、朋友圈,邀请亲朋好友一起来答题。许多单位也纷纷加入进来,徐汇区辖区内新华书店、大众书局、博库书城等12家特色书店各门店齐开展示印制有宣传海报和印有答题二维码的台卡,邀请顾客扫码答题。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8月28日上午9点,活动参与人数近70万,近20万人直接答题,其中闵行区、嘉定区、静安区、普陀区、黄浦区参与线上答题人数位列前五。除此之外,市民文化节还将陆续推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市民写作大赛、新诗创作大赛、市民艺术大展、上海市民生活变化大展示列赛事和“阅读中的真善美·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百本优秀书籍阅读心得”征文活动等,邀请市民通过答、写、讲、演、画、拍等各种方式参与进来,以全方位、多维度分享、见证祖国四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四十年风起云涌的城市记忆。

上海保利大剧院新演出季发布

## 更多海内外名团名作 将开启“上海首演”

本报讯(记者童薇菁)上海保利大剧院新演出季昨天正式发布,37台52场精彩节目排片表令人惊喜连连,包括保罗·泰勒舞蹈团“自由之舞”、BBC音乐会管弦乐团“黑色电影原声”系列音乐会、陕西人民艺术剧院话剧《白鹿原》等。

通过四年的积累,上海保利大剧院已举办1180场演出,有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个演出团体、近两万名演员登上舞台,为80多万观众奉上了精彩演出。目前,剧院拥有超过五万名忠实会员,其“漫听音乐三百年”“保利儿童艺术节”以及“保利童声合唱节”等剧院品牌活动深入人心,成为上海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其间,纽约爱乐乐团、英国皇家爱乐乐团、德国不莱梅国立交响乐团、蒙特卡洛爱乐乐团等世界名团纷至沓来;艾森巴赫、吉尔伯特、杰梅蒂、约翰·尼尔森等大师在此轮番执棒;戏曲名家尚长荣、蔡正仁、张静娴、史依弘,以及陈佩斯经典话剧《戏台》、赖声川新作《北京人》、舞蹈家杨丽萍自编自导的《孔雀之冬》、林兆华戏剧作品《三姐妹·等待戈多》等名家名作都选择在上海保利大剧院开启沪上首演,引发业内外关注。

此次,为期三个月的上海保利大剧院四周年庆演季,将依旧延续剧院的品牌特色,迎来更多海内外大师名团的“上海首演”。

音乐方面,现任英国皇家芭蕾舞团音乐总监以及BBC音乐会管弦乐团“桂冠指挥”巴里·沃兹沃斯将执棒BBC音乐会管弦乐团,登上上海保利大剧院舞台。在BBC音乐会管弦乐团“黑色电影原声”系列音乐会上,将上演《赫布里底群岛》序曲、打击乐协奏曲《大自然的眼泪》、电影《挪威的森林》组曲、《图画展览会》等作品。而青年钢琴家李云迪将与上海爱乐乐团携手,演奏肖邦第一、第二钢琴协奏曲。

值得一提的是,保罗·泰勒舞蹈团“自由之舞”2018中国巡演上海站,就选在了上海保利大剧院亮相。舞团将带来泰勒代表作《海滨广场》,以及曾被评论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舞蹈作品之一”的《艾顿花园》。

新演出季中,还将上演由陕西人民艺术剧院打造的话剧《白鹿原》。这个版本是原著作者陈忠实最为满意的版本。舞台上原汁原味的陕西方言构建起原著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唱响他们跌宕的命运之歌。而著名歌唱家郑绪岚,也将首度走进保利大剧院放歌,在现场为观众演唱《枉凝眉》《葬花吟》等一首首风靡大江南北的歌曲,体验“似水柔情”的旧时光。

## 旅行文学仅有想象中的“文艺范”是不够的

■本报记者 李思文

旅行图书市场群雄逐鹿已有十年,大批出版机构趁热而入,旅游书品种别开生面。其中引领风尚有,令人尴尬也有。

并非所有旅途感怀化为文字,都能为下笔人在文学场域里赢得作者的资格。有评论认为,真正的旅行作家和游客不同,他们从大千世界中挑选出可靠、有力而且丰富的事物呈现给读者,既能洞察到对象的深处,也能洞察到人的情感深处。所以,看似是脚步向外的探险,其实是一场向内的寻路。

浪漫包装出的远方幻想,刷不完的自我存在感

旅游书兴起大约与我国旅游市场崛起同步,从早期《中国自助游》等指南类图书逐步衍生出多个品种。随着互联网兴起,旅游网站以及生活服务类App的使用让传统指南类、资讯类旅游书渐行渐远,旅行书开始从“美景”记录转向“自我”表达,大量基于个人情感的游记登上书店、机场和咖啡馆的货架,进入畅销榜单。

这其中,有的旅行家脚踏实地,到荒野带回被工业文明遗忘的大地伦理;有的旅行家生气勃勃,以“一生能着几雨履”之心周游列国;还有一种旅行家贡献了很多网红圣地,配以私房美图……可等他们抱着种种另类的期待奔赴他乡,当真会在旅途中重生吗?

不可否认,这些个性化的旅游书具有趣味性,迎合了众多城市人的阅读渴望。具有代表性的《迟到的间隔年》《背包十年》等图书,让“背包客”“Gap Year”成为青年行走精神的符号,也掀起了主打情怀和个人成长类旅游散文的风潮;而《藏地白皮书》之后,市场上忽然多了不少教你如何在异国他乡“转角遇到爱”的旅行书。前几年,有一本畅销旅行散文,作者足迹踏遍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十几个国家,卖力写了近300页纸,翻开后,一半是照片,一半是恋爱记录,末尾还附上了情感指南。稍加观察会发现,许多旅行书中的“成长”止步于自我倾诉,“梦想”则停留在文艺幻想。

还有一些常见的浪漫套路——这类书的封面会选取开阔的公路风景,插图往往是



梳理旅行文学会发现,对旅行之事格外用心的人,他们看似孤身上路,其实与精神世界为伴。

不露全脸的旅行者,或背对镜头伸出手,或背包坐在路上;腰封上会出现“出走x年”“xx种放纵人生的旅行”“这辈子一定要去的xx”“你和xx之间,只隔着一张火车票”等字眼,铺天盖地催人们辞职、休学上路。这些包装上了“诗与远方”“理想”“自由”“漂泊”“逃离北上广”等字眼的旅行书,试图让人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丢下所有的疲倦和理想,带着相机,远离繁华,走向空旷。但是,表达自我和情怀的旅行文学也必须献出它珍贵的思考。有书评认为,一味玩弄文艺和“鸡汤”,看似为一些读者创造了宣泄情绪的出口,但

禁不起现实的操练——人们会发现,一颗说走就走却自我膨胀的心,往往会让旅途最终不尽如人意。毕竟用浪漫元素包装出的远方,刷的只是自我存在感,眼前所见也注定偏狭。

真正的旅行文学不一定展示美景,但永远引发自省与深思

旅行文学并非不能谈私人情感,旅行天然具有个人的立场。作家止庵新书《游日记》不久前出版,以日记体的形式呈现私密性旅

行。但是,作者规划的旅行路线围绕自己感兴趣的文学或文化主题,进行一场文学、哲学、美学上的“有期而遇”。止庵说,“旅行是休闲,但也要认真一点。”譬如,他去了川端康成《雪国》中的越后汤泽,在小津安二郎《晚春》《麦秋》中见到的北镰仓站,在《东京物语》中见到的尾道。当他参观了太宰治故居“斜阳馆”,坦言“感受更为深切……如果不来这里看看,恐怕无法真切体会其家境的显赫,对于他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叛逆者,也就难以深刻理解。”在旅途中,基于过往知识积淀,在大量互动、凝视、思考后所生发的“私人情感”,往往是“自我”的强化而非相反。

不久前,造访上海的英国作家、《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编辑凯瑟琳·莫里斯认为,真正的旅行文学不一定展示美好,真正的旅行作家不会接受一帆风顺的舒适计划,“他们恰恰想要遭遇种种意料之外的事”。上海图书馆参考馆员、《上海书评》撰稿人冯洁音表示,互联网时代,我们不再需要更多的《孤独星球》,但仍然需要文学意义上的指南。她认为,好的游记以作者之眼,展现对某一地方的深度观照。作者不会鼓动人们盲目出发,却通过身体力行,乃至故地重游,不断加深人们对一个地方的了解。比如,英国作家塞西格两度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沙漠无人区,深入到当地游牧民族之间。重返沙漠时,曾为他牵骆驼的人开起了路虎和直升机,他用文字向世人哀悼了伴随着当地古老生活方式死亡的新世界的狂飙突进。

梳理旅行文学,会发现对旅行之事格外用心的人或徒步苦行,或冷眼旁观,虽然个性不一,但都运用理性和情感对对象进行可敬的观察,把一个时代的文化教养,甚至是某些他们并不认可的习气清楚地展现给人们。他们看似孤身上路,其实与精神世界为伴。“恰恰是这样的旅行作家,有着谦虚的心。”凯瑟琳·莫里斯说,“英国人文、布思曾以128天时间步行3300公里,从北海道最北端的宗谷岬一直走到九州最南端的佐多岬,但仍在书中写道‘你无法了解日本’。正如有人说,旅行是进入一个谦卑的学校,让人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这些旅行文学早已远离膨胀的自我、迷幻且虚假的存在感,这也是它们之所以对读者产生强大影响的原因。”